

宁乡花鼓谱湘韵

杨新春

3月5日,宁乡花鼓戏唱腔大赛决赛在宁乡体育馆举行,22名选手激烈角逐,通过晋级赛、PK赛、终极夺金赛,最终决出金奖2名,银奖4名,铜奖15名和3个单项奖;宁乡正调演唱特别奖、宁乡花鼓戏传承贡献奖、最佳创新奖。

宁乡花鼓谱满三湘

花鼓戏形成于清代,流行于湘中、湘东和洞庭湖滨,是一个艺术风格独特、群众基础深厚、地方色彩鲜明、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剧种。随着艺人的创作实践逐渐形成了许多路流派,其中以浏阳、宁乡、益阳、西湖、醴陵五路为主要流派。这五路花鼓戏因都以长沙宁乡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,故通称为长沙花鼓戏。

清光绪年间,“湘中岁首有所谓灯戏者,初出两伶,各执骨牌二面,对立而舞,各尽其态。”“灯戏”即指花灯、地花鼓一类的歌舞演唱形式。宁乡花鼓戏就是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,吸收劳动山歌、走场牌子和戏曲音乐发展起来的。最初由歌舞形式的地花鼓发展为有故事情节的对子花鼓;其后发展为“三小戏”(小旦、小生、小丑),逐渐具有戏剧性质,为草台班演出阶段;后来吸收其他剧种的腔调、伴奏和表演等艺术表现手法成为戏曲剧种。专业班子唱戏影响很大,流传甚远,据清同治六年(1867年)《宁乡县志·风物志》记载,同治六年间,宁乡流沙河土坝已有花鼓戏社班,名土坝班,有专门的行箱,活跃于宁乡、长沙、湘乡等地。它的产生和形成都在民间,不像其他剧种那样先由宫廷、上层社会提倡然后再传到民间,因此极具群众性。

宁乡花鼓戏以“三小”(小旦、小生、小丑)为主要特点。它的各路流派:浏阳路以“采茶调”为代表,多演《雪梅教子》、《孟姜女》等正剧;宁乡路因出入城乡,从而致力于声腔音乐的创新,以小调见长,处理细腻,字正腔圆、委婉清新,真挚动听,并发展了弦乐伴奏。各路花鼓戏经过近百年来艺术交流,相互融合,形成了今天较为完整的宁乡花鼓戏体系。



宁乡花鼓戏唱腔大赛决赛现场

宁乡花鼓戏自流沙河土坝班成立以来,历经百多年风雨,涌现出王命生、肖克邦、伍岳云等一大批花鼓戏表演艺术人才;优秀剧目层出不穷,《张先生讨学钱》、《牙痕记》、《兰桥会》等经典剧目誉满三湘,深刻地影响了湖南花鼓戏的发展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各草台班子在广大的农村搭台唱戏,老百姓前呼后拥,热闹非凡,演戏、唱戏、看戏充斥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各路人马展才华

宁乡花鼓戏唱腔大赛分初赛、复赛、半决赛、决赛,自2014年10月25日启动以来,吸引了众多花鼓戏爱好者的参与。除宁乡本土外,还有长沙、娄底、益阳等周边县市的6000余名戏迷参加了比赛。选手多来自基层的教师、农民、农民工,还有农村的草台班子,年龄最大的81岁,最小的16岁。花鼓戏唱腔大赛,强调“业余”二字,低门槛参与,并结合戏曲名家赛前培训、赛场穿插名家名段选唱,为花鼓戏迷搭建了一个学习、交

流的平台,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、表现自我的舞台。大赛多种多样的表演曲目,经初赛、复赛、半决赛、总决赛10余场大比拼,让近万名戏迷通过现场、电视直播、网络媒体等形式过足了戏瘾。

在每一场比赛中,各参赛选手轮番上场,展现花鼓戏演唱才华。“我7岁就喜欢上宁乡花鼓戏,30多年来始终没有改变。”双目失明的黄腾芳说,“这次比赛,圆了我登台演唱的梦,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给自己坚持下去的信心!”

此次大赛铜奖、花鼓戏传承贡献奖的获得者是69岁的宁乡花鼓戏传承人、楚江花鼓剧团团长郑佐湘。郑佐湘说,参赛者中有许多是他的学生,为激励学生,他尽量为他们创造更多表现的机会并与他们同台竞技。郑佐湘11岁时便与花鼓戏结缘。“当时唐市农业社成立花鼓戏学习班,组织一批人学戏,可多娘不让我参加,我就晚上偷着溜出去学。有一天邻居吴学军在练习花鼓戏,我就说,你演得不像,他说,你演得像你演。我一演,果然比他强,于是,我向花鼓戏学习班推荐我。花鼓班

做我爹娘的工作,当时刚上中学的我就这样吃上了花鼓这碗饭。”后来,郑佐湘又参加了宁乡县文化馆的花鼓戏培训,加入了黄材花鼓戏剧团,专门到黄材水库工地慰问演出。1986年,郑佐湘回家创办了楚江花鼓戏剧团,转眼50多年了。

“花鼓一般在正月里或婚庆日打,旧时是艺人们讨生活的一种手段。”郑佐湘说,“在日里,艺人到哪家门口打一段花鼓,户主要封红包。”解放后,这种演出方式遭到了唾弃,再没有艺人用此讨钱了。后来,由于花鼓多是热闹、喜庆的调子,而且一旦一丑十分方便,在慰问演出时派得上用场;另外,花鼓大戏演出时,一般是“三星开场,花鼓结尾”,就是说福、禄、寿三星开场见喜,演出结束时打两段对子花鼓热闹收尾。他说,“花鼓戏的调子我还存着20多个,像《放风筝》、《洗菜心》、《铜钱歌》、《牛郎歌》等,这么多年来,也收了100多个徒弟,如今都活跃在宁乡各个民间剧团里。”

郑佐湘说,“虽然老百姓唱花鼓戏的少了,但他们对花鼓戏还是喜欢

得很,他们点什么我们就演什么。”楚江花鼓戏剧团一年要演出100多场,剧团可以演出200多个剧目。悲剧像《打猫回书》、《秦香莲》,喜剧像《春草闯堂》,武戏像《杨金花夺印》、《薛刚反唐》等,“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最喜欢听唱腔戏,点得最多的是《花亭会》,这是一部很考演员唱功的戏,唱得好,那是满堂喝彩!”

传承保护不遗余力

宁乡花鼓戏,是宁乡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,用戏剧艺术形式,表达出自己丰富的思想情感,并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现象。反响大,影响深远的宁乡花鼓戏,在丰富湖湘文化内涵、推动湖湘文化发展的同时,对于长沙花鼓戏和湖南花鼓戏形成、影响、传播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,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、科学研究价值。

宁乡花鼓戏在百余年传承发展中,涌现出众多的领军人才,如罗章林、朱林武、王命生、刘梅桂、伍岳云等,他们以自己出色的才艺驰骋于湖南花鼓戏市场,使宁乡花鼓戏与长沙花鼓戏、湖南花鼓戏荣辱与共,相生相依,成为了一个完美的统一整体。

宁乡流沙河土坝花鼓戏班是最早进入长沙城的戏班子之一,王命生、刘梅桂等主要演员表演的《扯算》、

《赶桌》等,被长沙人称为压城戏。1961年刘少奇回湖南,在省军区大礼堂观看了由王命生、伍岳云演出的《书房调叔》,刘少奇观后对王命生说:“你把嫂子演活了!”1983年,中央戏曲研究院特来湖南录制了王命生与伍岳云演的《书房调叔》,作为湖南花鼓戏的代表剧目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唱花鼓戏的人越来越少,传承发展出现了危机。郑佐湘说,“现在的年轻人学戏没有我们那时扎实的,只要扮相好、嗓子好就上台了,‘四功’(唱、做、念、打)‘五法’(步法、身法、唱法、头法、眼法)都不讲究。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,年轻人有几个能做到呢?只怕十年、二十年后,观众看不到原汁原味的对子花鼓了。”2013年,宁乡县成立了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,2014年宁乡花鼓戏入选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花鼓戏逐步恢复了以往的繁荣。如今,宁乡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花鼓戏剧团。宁乡县文化馆副馆长罗元灵说:“宁乡的花鼓戏爱好者超过10万人,能哼能唱的票友应该在万人以上。”

近年来,宁乡致力于打造文化强县品牌,每年举办多项全县性的戏剧文化活动和一系列群众文艺活动。此次花鼓戏唱腔大赛,不仅让老百姓享受了一道文化大餐,而且彰显了城市的文化品牌魅力。



楚江花鼓剧团团长郑佐湘(右一)表演宁乡对子花鼓

放开喉咙唱山歌

成新平

一塘清水一塘莲,红红绿绿水上眠;
哥哥见我长得好,回回采莲走在前……

前一段时间,著名艺术家陈长芬、杨青、刘和平、张方白、彭峰等人回湖南衡阳开会,衡阳市原政协副主席欧阳展之清唱了这首岳北山歌。歌词如同一幅画、一首诗、一种场景,旋律和曲调是那么悠扬、古朴、自然、美轮美奂,那种激情,那种音韵,那种唱腔,那种意境,那种泥土气和露珠味,令艺术家们叹为观止。岳北山歌运用本土语言、音调、题材信手拈来,优美动听,如同朵朵晶莹的浪花融入民歌的海洋中。

岳北山歌,是流传于湖南衡山县的汉族民歌,是当地文化不断积淀、沉淀、筛选形成的艺术结晶,是衡山劳动人民抒情、言志、联络感情的独特音乐形式和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歌唱艺术。

岳北因地处南岳衡山之北而得名,山清水秀,民风淳朴,山幽水静,恬淡温婉。岳北山歌始创于明洪武八年(公元1375年),相传一位姓李的进士因不满朝廷腐败,弃官隐居于岳北地区。他通晓音律,爱好诗文,劳作之余,为宣泄心中情感,常自编曲唱之,自娱自乐,后被人们争相仿效,逐步演变成了“岳北山歌”。其音调高亢,旋律流畅,词韵优雅,委婉动听,圆润甜美,不受乐律限制,具有集体创作性、传播口头性、曲调易变性等特征,被戏曲音乐吸收,构成花鼓戏和湘剧的主体音乐。

海宽装得万江水,天宽装得千重山;
雷打一声百里应,嫦娥心好运闻名。

懂懂的孩子提时代,在穷乡僻壤间,经常听到青年男女对唱这种山歌,一个个柔情蜜意风情万种的眉目传情,你唱过来,我对过去,一唱三叹,婉转迂回,给乡



衡山县岳北山歌演出剧照 周乾清 摄

亲们开启了一个诗意的世界,使枯燥无味的农村生活变得趣味无穷。他们在劳动之余对唱山歌,讴歌田园,赞美爱情,陶冶情操,特别是那种男女对唱,歌声动听,意犹未尽,日夜不落。“月光出来照四方,捡起石头丢过墙;想去调情怕狗咬,哥想妹来妹想郎。”说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互相倾慕,可又怕父母与旁人知道,极力遮掩。让听众感同身受,产生紧张心理,最后为之释然。“去年同哥喝茶,香到今年八月八;不信哥到妹家看,床头开着茉莉花。”这首歌词关乎情爱,没有纠结、凄切、悲怆,现场感极强,听了让人心里顿生暖意。“船上一位好哥哥,竹篙子呀山上拖;日月光轮流转,今晚宿在哪家河。”将湘南妹子那种纯情、大胆、豪爽的性格特征展示得淋漓尽致。而《一塘清水一塘莲》中“你要采莲就下水,你我同

采并蒂莲”一句,反映出了衡山妹子的美丽、泼辣和率真。

岳北山歌除了有生动质朴的歌词外,还有高亢悠长的韵律,这种音调注重表现青年男女丰富复杂的情感:

打起伞下回来,阿哥阿妹把田踩;
南风轻拂面,伞花满塘开;
好像五彩云,朵朵落碧海;
借口唱段踩田调,阳伞难遮情和爱。
哟喂……
打起伞下回来,阿哥阿妹把田踩;
姑娘追小伙,伞儿一字排;
好比花蝴蝶,翩翩舞过来;
农家五月勤耕耘,阳伞难遮情和爱。
哟喂……

这首《踩田曲》在岳北农家从古流传至今,似清泉般从山间地头涌出,冷



歌手们满怀深情唱起岳北山歌 周乾清 摄

冽冽、晶莹剔透、悠悠扬扬,宛如朵朵鲜花开满衡山大地,让人产生“浑身血脉都扩张了”的激情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诗中就有“贪听姨姨采茶曲”之句,用“贪听”二字抒发对岳北山歌的喜爱。清顺治时,刘献庭所著的《广阳杂记》中亦云:“春日,上元,在衡山曾听采茶歌,赏其音调……”这些岳北山歌经过艺术家的加工挖掘,有的被传唱到大江南北。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何纪光深入到岳北采风,虚心向山歌老艺人求教高音假唱的发声方法,从民间汲取了宝贵的艺术养分,他根据岳北唱腔演唱的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、《洞庭鱼米香》等成为了家喻户晓、红极一时的经典名曲。由衡山县文化部门组织编排的原生态音乐《岳北山歌》,取材于岳北的民间小调,其旋律优美,内容活泼,主题鲜明,

演唱真切,乡土气息浓郁。2009年10月获得湖南省第三届艺术节金奖,2012年入选湖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,2012年5月获得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暨全国第15届群星奖。

祖祖辈辈,年年岁岁,唱在放牛层层叠叠的山坡上,唱在锄地黄黄绿绿的五谷间,唱在吱吱呀呀的水车中……处处都是宽阔的舞台,声声都是那么悦耳动听。岳北农民经常挽着裤腿,打着赤脚,系着围兜,一边劳动一边用岳北方言放开歌喉。那高亢激越的声音,诙谐淳朴的歌词,畅快淋漓的曲调,如同天籁般的声音令人如痴如醉:

放开喉咙唱山歌,千山回音万山吼;
唱起鲤鱼跳上岸,唱起石头滚上坡;
唱起公鸡生鹤蛋,唱起麻雀变天鹅;

唱天唱地唱古今,唱山唱水唱你我;
唱起太阳不落山,唱起月亮舞嫦娥……

岳北山歌将衡山人的阳光之气和淳朴坚韧展示得一览无余,尤其是尾音拖腔迂回婉转,给人以绵绵不绝之感,语调上也有有一种特别的韵味。比如:

山歌莫在我屋前屋后打,打起我一个四身啊,
麻麻痒痒,痒痒麻麻,
上不得床上下不得路,织不得线罗下不得梭,
有日织线罗,要怪怪哥哥……

这美的旋律渲染着明暗暗、强弱弱的奇幻光芒,词句之间充满节奏韵律感,加上句子重音和句尾甩音,无不体现浓郁的地方色彩,使人在感受其旋律音韵唱腔意境之美时,不得不惊叹这奇美的民间音乐作品。也许,正是这种超强的艺术表现与感染力,岳北山歌与唐诗宋词、与陕北民歌、与梅兰芳演唱的黄梅戏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。

“在我国的艺术版图上,岳北山歌似云拥奇峰出,霞飞散绮红。”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说,“岳北山歌不亚于陕北民歌、山东民歌、江西民歌。当年,我在衡阳歌剧院工作,经常与欧阳展之老师一起骑着单车,提着录音机到处采风,到衡山岳北地区一住就是半个月,这些创作元素一直沉淀在我心里,影响至今。”1992年,杨青以岳北山歌《一塘清水一塘莲》为素材,创作了笛子与交响乐《苍》,后改成管弦乐,在国家大剧院演奏,成为他的成名曲。去年,文化部艺术司、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举办“经典民族管弦乐”评选,全国只选了10首,这部作品以其独到的衡山气势获得了经典作品奖。20年间,这首曲子在世界各地多次演奏,长盛不衰,成为许多大赛的必奏曲目。